

國際時事叢刊

第一輯 第五種

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編譯

建設戰後新世界

文通書局發行

弁言

有人以爲戰時討論和平計劃，有些好高騖遠，不合時宜。這種見解是錯誤的。戰時沒有和平的準備，與平時不作戰爭準備同樣危險。戰時規定了和平目的，擬就了未來世界的具體改革方案，一旦和平到來，不僅從容實施，可免臨時匆忙，顧此失彼之弊，而且也有其戰略上的作用。一方面可以鼓勵士氣，使大家知道奮鬥的目的，是爲未來世界爭取那公允幸福的和平秩序，而這個和平秩序不是一句空話，而有具體辦法的；同時也可以藉此獲得敵國人民的向心，促使勝利早日到來，也就是使和平早日降臨。是故此大歐戰發生之後，西方學者對於戰後和平的建設，競相研究，競相設計，發表的論著甚多。本書所錄，不過其中的一鱗半爪而已。所幸第一篇「建設一個新的世界秩序」把各方面對於戰後建設問題的計劃與意見，作綜合的分析研究，是討論本問題的一篇總帳。其餘三篇，一爲衛爾斯作，一爲羅素作，一爲拉斯基作，這三人都是英國思想界或學術界著述界的權威，他們的意見，當然值得我們的注意。



3 1799 6774 4



編者三十一年一月二日

建設戰後新世界

目錄

一、建設一個新的世界秩序.....	一
、以我的新史觀論世界和平.....	三〇
三、永久和平草議.....	三七
四、英國勝利後如何重建新世界.....	四七

建設戰後新世界

建設一個新的世界秩序

（操因氏 Vora michales Dean 作）

原載美國外交政策協會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五號報告

目前歐亞非三洲的戰爭已粗具未來和平的規模。但誰也不能說戰爭何日終了。供給和平機會的停戰協定或者不過使戰爭暫時休止，或者竟能為日後長期建設揭開序幕。二十世紀的戰爭，在第十六世紀時一樣，若斷若續地延長至數十年之久，但人類本性總不願以戰爭為永久的生存狀態。如今全球不少人們，正關切地在檢討着人類的過去現在及未來，其熱心的盛況，為歷來所罕有。他們面對着恐怖的理想，可是處處在找尋鼓勵自己的勇氣，商討着未來的改革方案俾將來或許有實行的時日。第一次大戰所造成的局面大家都深感不滿，于是想從目下的無秩序狀態中，如何設法建設一個新的秩序。經此探索之後，並且還發現人類的智慧，尚能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決人與人之間及國與國之間的許多問題。

不過今日世人對於未來和平的希望，其前途究有幾分光明，須與戰爭進展的情形來決定。萬一交戰國雙方的毀滅活動增加了復仇的要求，戰爭轉為互相毀滅的爭鬥，則報復的心理或將抹殺和平的目的，使雙方對戰後復興不能作合乎理性的商討。交戰國以戰勝為戰時的唯一目標，乃是很自然的心理。邱吉爾首相說的也不錯，他在本年三月二十七日的演講中有云：「我們不能預測勝利的方式和性質。也不能預測歐洲的情勢，世界的情勢。獲勝勝利時人們的心境如何不得而知」。由交戰國來草擬他們所欲建立的戰後世界秩序詳細草案，並不是絕對沒有流弊。但謂在戰時無討論和平目標的必要，讓會養成交戰國及中立國對和平毫無準備的一種心理狀態，這和一九三三年以後英美等國之不準備戰爭

一樣的危險。和平目的的規定，也是戰略中的一個重要部份。有許多德國人相信希特勒之言，認為一九一八年德國之投降，實由於威爾遜總統十四條款的誘惑。否則縱令最後戰局不利於德國，這些德國人也會苦戰到底，因為他們恐怕萬一戰敗，德國將被瓜分，或被迫屈居於經濟的劣勢地位。德國國社主義的理論和方法，有許多德人並不歡迎，所以英美如想獲得德國人心，則在發表有關國際合作的演說或列舉空洞的紙上諾言之外，尚須在戰爭期間，以具體的行動，證明他們正在誠意地計劃，到了和平時期，從事徹底改革世界的工作。

因此，我們現在把創造未來和平者所應負的若干重大任務，以及英美德為完成此種任務而擬定的幾種基本計劃，加以綜合的敘述與檢討，都很必要。本文純粹是初步研究的性質，擬作外交政策協會將來精細研究各種特殊問題時的基礎工作，希望將來那些更進一步的研究報告，出版之後，可供美國民衆及任何類似一九一九年下院調查委員會那樣奉命準備和平會議資料的官方機關，作參考之用。

和平目的的理論

凡款討論戰後計劃，必須牢記所謂和平目的並非某種領土，經濟或財政辦法的大綱，而是一種可以消弭戰爭之國際社會的一般概念。和平會議，如果沒有這種一般的概念，那麼任何種類的和平目的，無論其內容如何豐富週密，總不會含有一般的意願，而和平目的之實現與維持又非有此種一般的意願不可。

就本質上言，一切有關和平目的的聲明都是指導戰爭結束後交戰國行動的理論，第二次世界大戰，縱為一部份人的看法，認為純粹是奪取戰略根據地，奪取市場及原料的戰爭，但是我們應當知道，這次戰爭必將依據戰勝國所擬具或實施的一般生活理論來決定世界政治，社會及經濟的形式。因此，

一切有關和平目的此「新秩序」的聲明都不能認爲空洞的理論，而牠常常與各交戰國理想的世界前途有關係的。而它們所已實行或將實行的各種具體步驟，都是爲了實現它們所憧憬的那個理想的世界前途。

所有交戰國內種種有關戰後秩序的討論可以得到一個概括的結論，而這個結論對於人民公衆之言論復與帶頭者或將發生決定的影響。一般人咸認爲這次戰爭乃是兩種生活理論的鬥爭終究有一種理論必須優勝；人類不願也不能恢復一九三九年以前的原狀；行動意志比任何文書皆較重要就人性而言想獲得永久的公正和平是不可能的。

（兩種新秩序的鬥爭）一九三九年大戰爆發之時，英美一般研究和和平目的的人們總以爲最後結果必由戰勝的同盟國向戰敗的德國提出和平解決辦法。他們認爲這種和平解決只要修訂一九一九年和平條約及國聯盟約不著完備的部分，以盎格魯撒遜的民主憲法爲模型就行了。英美的和平設計家很少考慮到其他極國家也負起世界復興與責任的可能。而且其所取路線與英美所預計的迥然不同，這種「地域主義」之產生實由於英美的設計家大都以自由民主的眼光來觀察世界，并且過分相信西方列強國軍事及經濟的優勢。但是德國早已宣佈他建立歐非兩洲「新秩序」的計劃，與日本在亞洲建立的「新秩序」連成一氣；德國在歐洲大陸的勝利，已經使牠有了某些具體辦法的表現。納粹希望將來即藉此爲實行「新秩序」的根據。此外尚有蘇聯。蘇聯自一九一七年建國以來，即有不拘國別統一全球勞動者建立全世界「蘇維埃共和國大同盟」的計劃。

英美人士現在漸漸知道此次的戰爭不僅決定誰爲戰勝國，而且決定誰來創造和平。交戰國雙方都相信它們戰後復興的理論與對方的理論絕不能相容。終必有一種理論成功，一種理論廢滅。一九四〇

年十二月十日希特勒對軍火工人演說時稱：「那是兩個世界，我相信其中總有一個世界會消滅」。美國元首羅斯福於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爐邊閒話中亦云：「我們現在知道，一個國家只有以拿價屈服的代價始能與納粹媾和」。

但是誰到將來。戰爭一旦終了，過去十年間英美民衆所憎惡的「一些事件並不一定能夠消滅。戰爭結束之時，縱令有一方須佔軍事的優勢，但是和平解決的方式似不應該全以戰勝國的觀念爲主。反抗納粹理論及納粹方法的軍隊，相信只有在軍事上擊敗德國或使德國臨困境，始能阻止德國的勝利。上述的和平解決方式並不會削弱這種信仰，同時如果承認了這一點，那麼戰後世界的改造就必須於顧及英美的計劃之外，同時顧到歐洲反對德國統治諸國的計劃。

（和平目的不僅在維持現狀）經過兩年戰爭之後，英美輿論界開始知道西方列強若僅宣佈恢復一九三九年現狀尚嫌不足。這無異在想像的馬查諾防線後面覓取保障。英美在籌劃和平時與在籌劃戰爭時一樣發覺防守的戰略實予敵人以獲勝的機會，這並非由於敵人本來的優勢，而是由於自己的錯誤。英美和小建議最大的缺點就是他們以爲大戰之後一切「恢復常態」，原有的價值不會有好多的改變，不會有很大的犧牲。到了現在，英華才知道將來它們如果戰勝，則和平的解決辦法須顧及他國的意思，凡對戰前現狀表示不滿的國家，無論其爲是爲非，皆應包括在內，同時還須承認現在流行全球的那種革命性的變革。

我們現在所欲決擇的並不是希特勒極權的「新秩序」或者恢復過去「聯未會徹底解決的一九三九年八月以役的紛亂狀態。事件的發生太多，制度被破壞的太多，領袖和觀念失去信用者太多。要完全恢復第二次大戰以前的政治和經濟的舊型，已經是不可能的了。現在只有在希特勒的「新秩序」

與另一個「更新的秩序」之間選擇其一了。英國須與英屬自治領美國、中國，及歐洲其他被侵略民族協力創造這個更新的秩序以代替希特勒的秩序。只有在英國能繼續抵抗時，這種選擇始能存在。萬一英國戰敗，歐洲或者全世界除了接受希特勒戰後新秩序草案之外，再沒有什麼選擇的餘地了。

（行動的意志重於形式的文件）英國與一向重視成文條約及憲法的美國亦漸漸知道戰爭結束的時候，實是擬定國際機構的新盟約，不論形式如何，範圍好大，若果沒有以各種實際辦法實行這種盟約的決心，是不夠的。大家都承認國際制度的有機發展比任何文件的條款都來得重要。這些條款，如果像國聯盟約許多重要條款一樣沒有實行的決心，那一定都會成爲紙上的具文。

美國民衆對於任何問題，向來喜歡得到迅速的最後「解決」，我們研討戰後復興問題最好不讓美國過分着重這種觀念。國與國間的關係，經最後的分析，即是國際圈內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因此很像勞資關係以及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關係等問題一樣不會有永久「解決」的。美國輿論如果不逃避國際政治的現實，不再以孤立主義爲護身符，那它就會看到和平的解決辦法只不過是相反的要求和相反的觀點之間的一串讓步而已；戰爭結束時所得的這種種讓步，沒有一種能夠持久，能夠真正公平的。

（和平的目的）一般批評凡爾賽條約者，謂該約僅注意於政治的解決，很少注意到經濟的問題。英美許多計劃家，因受了這種觀點的影響，在二十年來就竭力忽視政治及國界上的糾紛着重於經濟的改造，以此爲「公正長久」和平的基礎。但是將來和平的方案，無論以政治來決定或以經濟來決定，成一者兼而有之，有兩個問題皆須提出：政治和經濟計劃的目的安在？計劃究竟爲何人的利益而擬？因爲有許多和平方案，都很空洞，只斤斤計較法律的條文和外交的辭令，很少顧及實際的生活，和平計劃者第一應當注意的是人類的未來生活，可是他們對此則更少顧到。

本文限於篇幅，不能提出一切有關和平方案的問題，但是和平計劃者當完成戰後改革的任務必須注意若干基本的事項，其中包括：工業化對於民主政治及國際關係的影響；戰後恢復「自由企業」的困難或絕望；文化上的民族自決必須顧及某種方式的政治和經濟的完整。對於工業先進國家工業後進國的關係須有新的概念；全世界人類希望戰後能獲得最低限度的舒適生活及安全的保障。

工業革命對於民主政治的影響

凡計劃戰後新秩序的人們應當知道世界上今日所發生的許多問題，并非完全由於納粹主義或共產主義，而是工業革命現在已達到了某種必然的結論。工業化的過程激化了物資對於人類的利便。但同時世界上各地的人民也因為切盼全人類能享有物資，不限於國內的少數人或國際間的少數國，人類因為有此期望，所以要求重分國內及國際間的財富。

工業化的發展，產生了更大的經濟單位，增強大量生產及大量分配的趨勢。同時減低了個別生產者如農人，工匠，及小手工業者等的重要性；增加了勞資集團組織的勢力。勞資雙方各要求承認其應有的特權。有時此種權力太大，竟成為妨害整個社會的特殊獨佔勢力。

集團組織勢力的增大，轉而濫用了民主政治機構的權力。那種機構竟發展成很特殊的形式，雖人人皆享有平等的政治權，但經濟權則多半為十八及十九世紀會推翻君主政制推翻貴族及教堂的商人，製造商及銀行家所操縱。他們這些集團認為政府應盡量減少干涉人民經濟活動的自由。因此，在民主政治之下，理論上是政治平等，實際上是經濟不平等，這是一種根本的矛盾。各國國內及國際間的情形大都如此。比方國聯的每個會員國理論上雖享有政治的平等，但不能使阿比西尼亞的經濟（以及有連帶關係的軍事和政治）與意大利平等。不能使意大利的經濟與英國平等。

今日的民主政治已遭遇到社會勢力的新轉變，在這轉變之中，勢心勢力者享有政治平等權已不能令他們滿足，他們更要求平均分享經濟的權利。每遇國內和國際危機發生的時候，民主政府已感覺到實有較前增加治權的必要。同時因為工業革命的結果，一國的生產及分配已超過了國境，須向他國或他洲覓取市場和原料；但陳舊的國際機構不足以適應工業化的商業與交通。此種機構今日已為社會勢力及經濟勢力——工業革命釋放出來的勢力——所粉碎。

工業革命將個人降為工業大機器的齒輪，并抹殺個人精神的重要性；政府方面也開始將個人視為政治的齒輪。同時大批工人因為長期失業，對自己的能力以及對現行的經濟制度都失了信心。工業革命所造成的都市化使鄉村社會所具有且多少能恢復個人生活安定的社會責任心及共同的合作，破壞無餘。這種種因素構成了民衆失望和失敗的心理，他們感覺到自己無辜受累。他們不敢再期望控制那些支配他們生活和擾亂他們生活的潛勢力。

由此種失望與失敗心理遂產生納粹主義及共產主義的兩種運動，納粹與共產皆為適應人類尋求物質生活而有相當保障的期望。蓋由信仰宗教及服從已有權力者所造成的精神安全感已經消滅或削弱了，這兩種主義都自己指定自己為一種「領導階級」或「優秀民族」，凡是「領導階級」或「優秀民族」得自由地不受任何責任的拘束。兩者的觀點與法國革命所宣佈的全人類及世界國家自由平等博愛的原則不同，納粹的革命，係以日爾曼族征服全人類及全世界永遠不能獲得平等為基點；而共產革命，其最終目的雖為國際性質，則以無產階級專權為基點。極權制度以最顯著的方式，在表面價值上接受工業革命所產生的社會及經濟的結果，但設法將其轉於政治方面，加倍剝奪工業革命所已剝奪的個人權力，目前民主政治應受其友人及敵人攻擊的地方，就是它不能迅速改變它的政治制度，以適應因工

業革命而引出的經濟的及社會的變革。

新社會秩序

因此，凡研究戰後改造問題的和平計劃家，必須認識工業革命對於民主制度及國際關係已有的及將繼續發生的影響。和平計劃家須擔負兩種任務，一為改造國內的民主政治一為使此改造後之民主政治通行於國際之間這兩種任務相聯繫，二者皆不能單獨實行或單獨完成的。

各方面皆有建立新社會秩序的呼聲。希特勒屢次將日爾曼人所欲建立的「不計出身，只管成就」的新秩序，與「只顧利己，只顧賺錢」只顧個人及家庭舒適的財團民主政治「互相比較，英國駐美大使哈里法克斯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宣稱：戰後新秩序必須以兩種方式實現「個人自由的社會原則」；在政治方面須藉機會均等，公平正義及法律規程；在經濟方面則由國家努力造成一種能使人民日常生活獲得相當保障的環境。教皇庇厄斯十二世於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作正義和平的呼籲時會謂「進步的行動須相互讓步，以期獲得解決，使每一國家均能得到保障各國各階層一般生活水準的工具」，并抨擊人與人間及國與國間「冷酷的利己主義」。羅斯福總統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提交國會的咨文，於解釋建設戰後秩序所必備的「四大自由原則」時會提到「不感缺乏的自由」這句話的通俗意義即是彼此有經濟的瞭解，每一國家的居民皆能獲得健全的和平生活。

英國有許多作家，看到早日着手謀取全世界人類福利的必要，承認目前各民主國家不能保證人民的職業及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標準，大都主張英國在戰爭期間即行從事社會、教育、及經濟的改造，尤其著重於營養及居住的問題。並有許多人要求以國家及國際為出發點的社會及經濟計劃。俾矯正戰前的混亂狀態，同時大家都知悉，要發展計劃的國家制度和計劃的國際制度，人民須予政府以大權

政府一旦享有大權，或有傾倒獨裁的危險。希望有秩序，又希望有自由，這兩種矛盾的心理實造成一般人所公認的民主政治的困境，要想在國際形勢中成立一個新的民主秩序，則此問題之解決實為先決的條件。民主的政治制度在政治先進國內及經濟繁榮國內效能很大，但今日英美的計劃家必須設法使此種制度能適應大堆生產時代經濟的需要。

（戰後統制計劃）當加緊準備戰爭的期間，各國皆競爭取統制市場及軍備原料，因而不得不設法統制一切私人的企業。此時就有採用統制計劃的必要。在全面戰爭中，國家的一切經濟力量皆集中於軍事方面，故極力加強統制，新的統制也不斷地發生。如果戰爭終止，立即廢去統制，恐難免造成混亂的狀態，致妨礙戰後的改造。

有人批評英美法政府一九一九年復員過早，有好幾種戰時的統制，很早就取消，沒有保留相當的時間，俾世界經濟有充分時間重新調整，期能逐漸適於和平的環境。今日則迥然不同。英德及美國在爭期間，已在準備應付戰後不可避免的經濟恐慌。德國視歐洲的經濟改組為德國戰後的重大任務。英國設有公用事業及房屋建築部計劃戰後房屋的建築和被炸城市的再建。同時，美國因為採用基納斯的計劃准許個人和公司於戰後經濟恐慌時期，借取信用借款充其應納賦稅的一部分。美國也注意到戰後的復員，國家資源計劃局已擬有開發國內資源及穩定國內職業的八年計劃。一切國內的戰後改造計劃，皆認為無論在一國之內，或在國際之間，皆須有相當長久性的政府統制以代替放任的辦法。故目前的決擇并非極權統制抑或恢復「自由營業」，而是極權統制或是為調整整個社會福利而各國人民自願接受的統制。英國承認這一種決擇，美國也相當的承認。結果，大家都覺得在一國之內與國際之間，不僅需要「民權法案」而且需要「義務或責任法案」依此觀點看來，個人乃國家之一員，國家乃國際社

會的一員。他們不僅應當促進個人或國家的利益，而且應當顧及整個國際社會的福利。

（人類幸福）在國際久已被人遺忘的「人類幸福」，以及有連帶關係的個人的責任或國家的責任，今日又復見於許多和平草案中了。英倫現在有一個政治經濟設計會，為進步的經濟學家，商人，公務員及大學教授所組織專事搜集實際材料，他們在一九四〇年擬定的首次大綱包括有下可各項：戰後的經濟活動以充分利用人力及物資「不願陳腐的財政原則」為原則，保證最低限度的生活標準。以合於科學的營養及適當營養家屬為原則；保證最低限度的住宅以合於社會建築計劃及舒適為原則；供給醫藥及合理的經濟保障，如救濟失業，意外遭遇，疾病，殘廢，及衰老等；給予各級教育平等的機會，重新建立研究高深學問的學術制度，世界各地學者皆可參加，供給文化及娛樂的活動，並以歐洲標準設立青年訓練及青年娛樂組織。

英國各教會團體對此也有兩個極重要的聲明。第一是英國羅馬教會及自由教會最高首腦的「和平十大建議」，聲明「和平草案須以銳敏的責任感為根據，責任感遵照不可動搖的神聖法律來衡量人類的法律」；聲明「廢除財富上過度的不平等」；「地球上的資源須視為上帝賜予全體人類的恩物，應共同使用，而用時又應顧慮到此一代及下一代的人類」。

另一個就是一九四一年一月七日至十日召開的馬爾弗恩會議的聲明，該會議代表英國教士及平民的自由教會，擁護上述十大建議，並增加下列若干建議：貨幣制度的管理方式應予改革，俾社會所能生產的物品，人人皆可使用，滿足人類的需要應被視為生產的真正目的；不能因為某一時期無需某人的勞力而剝奪其應得的生活必需之物；關於工業的管理，在原則上勞方應與資方享受平等的權利；在國際貿易上應互相交換必需的商品，不再從事所謂有利均衡的鬥爭。馬爾弗恩會議宣稱：「就道德的

竟指來說，我們認爲國家的中心乃是：所有權若仍爲收入的唯一來源，一般生活所必需的，物若若仍掌握在私人的手中，我們能否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秩序？我們希望教會人民對此問題能保持一種坦白誠懇的態度。」

代表左翼分子的人民協會於一九四一年一月在美國開會時，也有與此類似而較進一步的建議，該會通過一議決案，包括下列各項提高人民的生計標準，其中包括工資，各種養老費，賠償的保險，失業的津貼，用非常時期的權力接收銀行，陸上運輸，軍火廠，及其他大規模的工業，以消滅經濟的混亂，及糧食的壟斷及投機；建立爲人民謀福利的經濟生活；讓印度恢復自由，殖民地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不一強迫瓜分愛爾蘭」。

因此，無論戰爭的結果如何全世界之期望有一個新的社會秩序，必然會影響到一切關於新政治秩序的問題。

新政治秩序

過去二十年間研究歐戰的觀察家們，大都認爲凡爾賽和平方案計劃者之解散奧匈帝國及分割德俄帝國一部分土地，以民族自決原則成立各少國，并反對將來的和平方案改變這既成的現狀，實在是一個極重大的錯誤。

一九一九年戰後期間即已證明各小國若遇其強鄰從事侵略爭奪之舉，即無力單獨抵抗政治及經濟的壓迫。此次歐洲戰爭也證明弱小或工業落後的國家，平日只注意於平時時節的活動，實無法自衛抵抗工業發達一向準備戰爭的敵人。那些經長期戰爭之後，專心致力於培植平時時節藝術的國家，或者經濟落後不能發展現代工業的國家在現代全副戰爭中必定處於不利的地位，因爲這樣的戰爭不能買賣

個人的勇氣和才幹，還須具備戰鬥的現代武器。

不過吾人之出此言，并非對民族自決原則有何非議，自決原則與自治的民主理論極相吻合，其本身實無可非議之處，我們所欲批判者乃是一九一九年以後自決原則的實施方面，由戰敗帝俄及崩潰之中歐同盟國劃分出來的各小國，當時並沒有形成較大的組織，沒有組成一個地區或一個大洲或者全世界機械構，使它們有獲得政治保障及經濟發展的機會。故未來和平計劃者的政治責任應當於民族自決原則之中。以某種方式將各小國有效地聯繫起來。

(納粹的計劃)德英美諸國的和平計劃家，大都承認德國各以極端的國家主義保持其政治經濟的獨立時代已經過去了。歐洲各民族，特別是德國東面的因不斷移民而異常混雜的民族，如欲保持相當的主權。必須與他國連結一起，成爲一個較大的單位。

德國和平計劃家與英美和平計劃家根本的差異之點，乃是將各國組成超國家的組織時所使用的方。德人心目中的歐洲制度是一種獨裁的政體，德國爲「民族的主人」，高居上端，其他國家圍着德國組成一個金字塔的形式，其與德國接近的程度，當視其與德國的血統關係及準備合力建立「新秩序」的程度如何而定。在此種制度之下，荷蘭與斯坎的那維亞諸國與德國同族，它們一旦放棄目前消極的抵抗，即可獲得較波捷兩國更優越的待遇，和更大的自治權。波蘭人與捷克人被視爲永遠卑劣的民族，只配做「民族主人」德國的奴隸。至於法國的拉丁族，倘法國能放棄西歐文明與英美脫離關係，則在「新秩序」之內，可以獲得相當重要的地位。西班牙人也可得相當地位，其最重要的任務，是將講西班牙語的拉丁美洲拉入德國所統治的歐洲集團。就軸心國所宣佈的計劃及在佔領國內實行這些計劃的具體辦法看來，德國所撰成的政策，如獨裁的統治，種族的歧視，對一切反動者的壓迫，以及嚴

格的新聞檢查等都會在被征服的大陸上實行。

但納粹的計劃並不限於歐洲大陸。納粹黨員威信大戰結束之後，全世界必分為數個大陸單位。每一單位都像歐洲大陸一樣受「優秀民族」的統治。蓋「優秀民族」的體力及精神皆合於統治的條件。希特勒原來的世界重分計劃，顯然有意保存英帝國，只要英國不干涉歐洲事件，退這一九一九年歸其代管的德國殖民地，德國是少會保持英帝國的完整。

但是現在德國正與英帝國作決死之戰，納粹重分世界的計劃已由與英帝國合作變為犧牲英國。根據他們現在的計劃，將來歐洲由德國統治，「大東亞」由日本統治，照原來的計劃，非洲本預備由德意共分，現在意大利已為德國的附庸，完全依賴納粹。後的勝利，按納粹所謂歐洲附屬的非洲將仍歸德國統治。

講到西半球，可得短期的休息，但須以下列三項為重要的先決條件：美國（那時將獨存於西半球與歐亞非洲隔絕）須肅清反納粹分子，承認歐亞「新秩序」並協力合作，不干涉德國所統治之歐洲與拉丁美洲食糧及原料資源的自由接觸。納粹黨認為拉丁美洲各國平日輸至歐洲及英國的出口貨佔德國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故戰爭結束之後，它們必然的會歸附歐洲。

（英美的計劃）納粹重分世界為若干大陸單位，由「優秀民族」統治的計劃與英美現有的計劃截然相反。關於將來所欲成立的超國家的單位之範圍，無論其為地區的，大陸的，或全世界的範圍，無論其所採形式為美國的聯邦抑為不知誰的聯邦，英美計劃家彼此的主張相差很遠。不過他們一致認為重新劃分的國家單位，不應以某一民族統治其他民族為根據，應以平等及自願合作為原則，雖然他們的計劃如聯邦同盟之類仍不免有英美佔居優勢，借此為達到未來平等的一種手段。

而且德國尚不能算是海軍強國，故其所最關切者乃是純大陸的問題，英美的計劃家則與他們看法不同，他們所注意的是超大陸的辦法，因此就得顧慮到與英美及英屬自治領商業及國務有關的海上交通，航海國如荷蘭那威與英美持同一見解，反對純大陸的辦法久已徘徊於大陸帝國與海外帝國的夢想之間的法國輿論，有一部分現在主張放棄與海外諸國的聯繫，在大陸「新秩序」之內與德合作。

英美方面的政治新計劃，主張不一，從改換國聯名稱并改組改革國聯起以至接受大陸單位而由美國負擔「國聯」西半球責任的主張都有。

（西半球的聯合計劃）某些贊成將世界分為若干大陸單位的美國人，他們相信美洲具有大陸的「完整性」，不像歐洲那樣散漫，可以「自給自足」。主張大陸政策者，他們也分為數派，各派對於「大陸單位」的地理形式主張各有不同。有的主張大陸單位應包括加拿大及巴拿馬運河，美國在英屬西半球的根據地，及巴拿馬運河附近之中美諸國；有的主張包括西腹部以上之全部拉丁美洲，主張「四分之一範圍的自衛團結」；有的主張包括整個西半球除阿根廷（該地與美國西部中央區的距離遠於與日本及土耳其之距離）在內，但無論論地理上的解釋如何，根據「大陸」的理論，美國在西半球應準備充足的防衛，以抵抗林白所謂「歐亞兩洲的強敵」。

以西半球構成一個單位的這種主張，大致上可以代表一九一九年戰後美國的孤立觀念，與納粹重新世界為若干單位以「優秀民族」統治的主張極相吻合，根據此種主張，美國因是必負起聯合美洲各國的責任。這些國家如因為經濟，宗教，及文化的種種原因，或認為北美將執行「優秀民族」的任務，而不願身為大陸單位的一部分，受北美的統治，則必要時或將藉武力為達目的的手段。在他們看

來，且將如歐亞非三洲目前的情形一樣，大陸軍位至少在開頭時固對於拒絕參加的國家實行帝國主義及武力干涉的政策。過去一面主張孤立一而反對武力干涉的美國人對此似乎未加仔細的分析，不知其會產生這樣的結果。

納粹新組成的大陸軍位固不使彼此和睦相處，抑或以武力互相吞併。將大陸之間的戰爭演變為大陸之間的戰爭，我們從納粹計劃中固然看不出，即從美國大陸派的建議中也找不到答案。然而實際上納粹絕不容許被逐出兩美的貿易圈外。拉丁美洲的經濟及文化遠非「美洲大陸」性質，實傾向於歐洲，故將來美國能在拉丁美洲保持好多勢力，實在是一個難於置答的問題。而日在德國取得非洲西岸軍略基地可以威脅南美安全及美國在南、西洋的海上交通之時，美國很難像被德國統治後的歐洲給予南美以同樣的物質便利。美國如果爲了支持南美各國在勢力圈內，不惜訴諸武力，實行干涉，勢必引起南美諸國的憤慨，德國就可乘機利用，無須武力即可增加納粹在兩半球位勢力。

（英美陣線與歐洲）以兩半球合爲一單位的這種觀念乃美國二十年來採取孤立政策的結果，正如英國對德之「妥協政策」，乃英國不願過問歐洲事件的結果一樣。一九一九年以後，英美輿論界雖空談國際的合作，然實際皆不願接受因參加國聯而加在它們身上的政治軍事及經濟的義務，德國戰敗，均勢恢復之後。英國又像屢次在大陸上戰勝後的情形一樣，復將精神集中於歐洲以外不列顛帝國的繁瑣事務上；美國本來不願參加國聯，也一樣的恢復了它政治上的孤立，專事擴充國際貿易，美國若能恢復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情狀，也許可以像它開國之初那樣很成功的實行這種政策。同時，第一次大戰的結果，美國未負任何政治責任，像英國在十九世紀時所負責任那樣，竟代替了英國的地位，成爲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強國。美國一心一意只想恢復戰前的經濟秩序，維持它的金本位，它的放款，關稅，

投資及商業，并不想建立一個長久和平的政治秩序。

一九一九年以後，英美兩國皆不過問歐洲大陸事件，因此造成了兩個引起混亂的重要因素，其影響所及，非常之大。所謂兩個因素者即是英美增加了對德的財政援助，給予德國興革工業的機會。德國今日即以現代化的工業來打擊英國，今後可能會藉此進攻美國；英美當時評論歐洲的「不公平」，初時批評法國壓迫德國的「不公平」，後來又批評納粹壓迫東歐諸國的「不公平」。英美對這兩件事都沒有預想根本改革歐洲的責任，它們倘若負責，也許可以避免德國利用工業從事戰爭，也許可以消滅英美輿論所稱「不公平」的幾個基本禍端。一九一九年的和約與國際聯盟，本來指定英美担負歐洲政治安全的責任，但戰爭結束不久之後，它們立即引退，歐洲大陸上戰後的紛亂，大半原因實在乎此。在這種情形之下，它們對歐洲亂在「道義」的干涉，但對於干涉行動所予歐人的影響如何，則完全不聞不問。納粹遂以此為藉口，認為英美今後將被逐出歐洲事件之外。共產及其他歐洲國家對於此說也相繼響應。

（歐洲聯邦）在英美的戰後歐洲政治改造計劃中，表現出英國政策的二元性。英國於承認歐洲各佔領國或被放棄的政府為合法政府之餘，復表示將來擊敗德國時必設法「恢復」他們的國家。恢復各國原來的地位，實即德國在歐洲所欲建立德人統治的「新秩序」背道而馳，是對於歐洲的前途必將引起更多的問題。英國若因得英屬自治領及美國的援助而戰勝，英國是否負起保衛歐洲的責任，至少維持至各被征服國能根據自由合作加以改組之後，美國是否像援助英國贏得戰爭一樣，援助英國贏得和平，并與英國共同擔負改造歐洲的責任。歐洲聯邦僅限於歐洲大陸諸國抑或將英國包括在內？如果包括英國，則英屬自治領及美國與歐洲聯邦的關係如何？如果不包括英國，則英國本部是否如一般聯邦計

國家所建諸那樣與自治國及美國密切合作？歐洲聯邦是否排斥蘇聯？果爾則蘇聯在英美戰後政治秩序中的地位如何？

(德國問題) 討論歐洲聯邦問題爭辯最烈者乃是納粹萬一戰敗將如何處置德國這一個問題，毀滅或永遠奴役八千萬的德人——被征服的各民族爲圖報復起見，目前頗有此種願望——顯然是對不通的事。有些反納粹的德人，認爲和平目的對於納粹德人與非納粹德人應有極嚴格的區別，他們認爲西方諸國應使德人相信希特勒及納粹政權之消滅，「戰敗之事即告結束」。另有一些反納粹的德人則謂德國問題之唯一解決方式即是解散德國，將其置於外國軍事管理之下。非德人方面的輿論，對於戰後處置德人，究竟應採一九一九年法國之壓迫政策，抑或採取一九一九年美國之妥協政策，意見多有不同。德國是否應受英美五十年的軍事管束，俾其完全放棄軍國主義？歷史的時鐘是否能走回頭路？已經脫離普魯士統治的德國聯邦，能否併入歐洲聯邦？一八七〇年以前統一的德國，現在能將其解散爲許多單位嗎？我們能否因爲德國人口衆多技術精良，且假定其能尊重他國權利放棄舊日岐視他族的思想而讓它在歐洲聯邦負着統率的責任呢？戰爭結束之時，是否立即建立歐洲的聯邦，抑或先就領土毗連政治經濟關係密切的國家，組成地域性的聯邦呢？究竟是將歷史發展，政治經驗社會結構，及經濟組織截然不同的一些國家歸入歐洲聯邦，抑或爲了聯邦的健全，會員國在政治及經濟上皆須具備「一致性」呢？

目前英美及歐洲各佔領國流亡在外的當局所討論的未來計劃對於這些問題都沒有明確的答案。有些計劃派主張建立聯邦，共管管轄殖民地，但准他國加入爲會員國。有些人主張強化的歐洲聯邦，在其結構內，聯合各個較小的地域單位如波羅的海，多瑙河，及巴爾幹等單位；他們認爲這樣的聯邦可

以平壓德蘇數字上的優勢。有些人主張西歐聯邦，德蘇包括在內。但其活動範圍，則及於全世界。有些主張只將英國與美國及美屬自治領聯合起來，讓歐洲自己去組織聯邦；有人則主張將美國歸入歐洲聯邦之內，讓美國及英屬自治領去加入經過改組後的國聯。有些人主張組織會員國具有共同目標的聯邦；有些人覺得有將德國包括在內的必要，但須降低其軍事及工業的力量，并在某一期間內將優勢權力交由英美共負管理之責。

英國所擬計劃，除極少數者外，多不主張將蘇聯列入歐洲聯邦，他們認為蘇聯本身自成一大洲，若令其加入，歐洲聯邦必至失去均衡。英美的計劃同時承認無論方式如何，實有將德國列入歐洲聯邦的必要，又有一部分英國計劃家主張用裁減軍備及廢除軍火工業的方式以削滅德國的軍力，他們不願在戰後對德施行壓迫。英國人認為德國的民族性及其對軍國主義之崇拜實應加以壓迫不能姑息，相對德壓迫，不合於英國的民族精神，且足以引起美國輿論的反感。另一部分英國人則主張一般的裁減軍備，連英國也包括在被裁之列。

（民主國聯邦同盟）目前可以代替歐洲聯邦以及有世界性的機構者惟有英美所擬的聯邦同盟，聯邦同盟本出自斯特累特氏（Chaloner Street）的「即時同盟」計劃。他主張，歐洲各民主國與英美及英屬自治領締結同盟。一九四〇年春德國佔領西歐及北歐之後，斯特累特遂修改他的計劃，主張美國即時與英國，加拿大，及愛爾蘭結為同盟。主張南非，澳大利亞，及新西蘭也加入同盟。本來包括在「即時同盟」之內的法比荷挪丹諸國將來它們脫離德國之後也可以加入。

在美國「即時與英聯盟」的各種建議中，聯盟的暫時組織係以美國政體的組織為根據。聯盟有絕對權力承認公民資格，容許新國加盟，應付各外國政府，供應聯盟的防務，募集軍隊，調整會員國彼

此之間以及與他國之間的商業，終頓幣制及發行紙幣規定度量衡的標準經營郵務事業及國際交通，未
得予聯盟的權力則仍由各國保留。聯盟應向各會員國保證其政府的組織，必為民主政制。而且備有發
展民主制度的國家若准其加入聯盟。立法權應交予獨立的立法院，根據人口實行選舉。行政權應交予
五人組成之行政局，兩人由立法院選出，三人由人民選出。該局職權與美國總統的職權相同。司法權
應交予最高法院，其職權與美國大法院之職權相同。

凡主張聯邦聯盟的美國人皆認為此種組織對於當前贏得戰爭勝利與建立永久的世界和平均甚重要。
他們認為以人民代表為基礎的聯盟，既可以促進英法各民主國的聯盟，又可以引進各自主國的聯盟。
至於實際的好處，他們認為聯盟可以佔有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可以統制公海，可以統制各
種軍需基本原料；而且實力強大，無論某一國或某數國皆不敢輕舉妄動，向其進擊。同時聯盟并不排
外，隨時歡迎他國參加，不至演成一種超國家的組織。

英國之主張聯邦同盟者在基本原則上與美國意見相同。但不信華國此時即能依照斯特惠特的中張
與英國及英屬自治領作如此密切的聯盟。他們認為美國與未來的歐洲聯邦有著很密切的關係，它不願
因為與歐洲以外諸國的密切聯合，致受威脅，同時英國較適於不列顛聯邦的組織，而不大適合美國式
的聯邦組織。

美國一般人士，雖承認提倡聯邦同盟者很能把握世界的問題，但關於此種計劃尚有許多的問題。
有些批評家認為聯邦同盟計劃沒有把握著重要的問題，如德國在戰後中的地位，聯邦同盟與拉丁美洲各
國的關係，蘇聯及日本問題，以及引起自給戰爭的經濟問題。如果忽略了這些問題，那聯邦同盟就
是一種逃避主義，是一種過於簡單的「解決」，這倒很合乎那些對於國際關係之複雜的英國人的脾胃。

他們同時指出，聯邦同盟強調英語集團與「民主」國家的合作，極易造成他國，特別是拉丁美洲諸國的恐懼，他們深恐英國因英屬自治領及美國的援助獲得勝利，結果盎格魯薩遜必將統治全世界。這在非盎格魯薩遜的國家看來，比德國統治全世界，並不見得於他們有更多的好處。斯特累特以爲英語集團的聯盟可以控制世界上大部分的經濟資源，其實這件事適足以增強目前「有一國與一國之間的衝突，同時「民主」國家的聯盟或將增加英美與各洲上許多國家現有的分歧，因爲它們歷史的發展民族的特性，政治的經驗，以及經濟的資源皆與英美不同。尙未能發展到民主制度的階段，此外，聯邦同盟與英國過去的經驗也太迥異。提倡聯邦同盟者對於這許多的批評認爲在非常時期無暇拘泥小節；現在尙未有實際的建議；目前須先開始國際的組織，而此種國際組織，應以英語集團及民主國家爲核心。

（改組國聯）歐洲聯邦及聯邦同盟的計劃，固然很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同時也有提出改組國聯的種種建議。這些建議的根據是認爲將來戰爭結束之後，無論名稱如何，必須成立一個國際的機構，以統籌將來各個地區單位或大陸單位；國聯雖有許多大家公認的缺點，但對於未來的國際機構，尙可提供極寶貴的實際經驗。

對於改組國聯，一般的說來，約有兩種主張，尋一種主張修正國聯已暴露的基本弱點，強化其機構，這種主張須予國聯以司法上的強制執行之權，由其處理一切紛爭；將國際警察隊或空軍交由國聯指揮；須樹立健全的國聯機構以實行經濟的合作，須供給國聯若干和平改革的適當方法，所有這許多改革，其需要犧牲國家主權的程度遠甚於一九三九年以前各會員國所準備的犧牲，而且國際計劃統制軍備及經濟資源的範圍也較過去爲廣。

在另一方面有些贊成改組國聯而態度較為審慎之士。因為許多實際的困難，主張削減國聯的政治及軍事權限，加強經濟及社會問題方面的工作，在後一種工作上，因為不受會員國間政治利害關係的妨礙，過去已有了很好的表現。因此有人主張分別設立「經濟的國聯」及「政治的國聯」，這樣一來可以不受國聯內某一政治強國的限制，各國多能參加國聯。國聯特種委員會委員長布魯司於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向國聯大會呈遞報告書（通稱布魯司報告書）主張設立經濟及社會問題中央委員會。該委員會彷彿國際勞工局（美國為會員之一）一樣有它自己的主權及會員。

主張國聯分開組織并擴大國聯的經濟及社會工作者每每主張繼續擴大國際勞工局的職能。國際勞工局與國聯不同，它不僅代表政府的利益，而且代表工業界及勞工的利益。國際勞工局以及國聯的經濟組和社會組都已轉由加拿大及美國負責。這件事對於這種建議，實具有很實際的意義。同時，主張擴大國聯在經濟及社會方面的工作之各種計劃皆以人類福利為國際改造的基本前提，這和英美的國內改造計劃以人類福利為前提極相吻合。

我們要比較納粹戰後政治秩序的計劃。與美英的戰後政治秩序計劃，必須注意：我們今日的決擇，并非選擇希特勒重分世界為若干大洲中「優秀民族」加以統治「新秩序」，抑或重新恢復過去的國際社會，各國皆致力完成其政治及經濟的自給自足，而是選擇希特勒的「新秩序」抑或選擇一種超國家的組織，以各個自由民族的自願合作為根據，他們將放棄過去的自私行為。不僅關心自己的利益，而且關心整個國際社會的福利。

經濟新秩序

德國及英美的和平計劃家於討論戰後經濟秩序之時，正如討論戰後政治秩序一樣，均認為大戰結

束之後，不能再恢復舊日的國際經濟制度，各國互相爭奪市場及原料，各以關稅壁壘，通貨限制，及其他國家統制方式排斥外國出口貨，雙方都主張成立較大的經濟單位，與戰後政治單位相彷彿。在世界資源方面也主張較大規模的計劃。

德國及英美計劃家對於完成其目標所採的方法，也和實現政治新秩序所用的方法一樣，彼此根本不同。納粹所想的是大陸經濟制度，由物物交換的貿易將歐亞非三洲聯結起來。德國於歐洲之外，再加上以德國人利益為前提的改組後的非洲，^{亞非}也依日本的利益而加以改組。至於英美在許多細節上雖然利害極不一致，惟皆希望各民族能根據平等原則共同享受全世界的資源。資源之分配，須以有利於整個國際社會為原則。英美計劃家於草擬計劃之時，自承一九三九年以前的國際機構曾造成許多不平等的條件，已不復適合於現代經濟的實際情況。

（納粹的計劃）納粹對於戰後世界經濟改組計劃，甚至對於歐洲戰後經濟改組計劃，目前尚不能說意見已趨一致，有些納粹黨員贊成一九一四年以前德國國家主義的見解，主張由德國領導放棄關稅成立關稅同盟，以統一歐洲的經濟，奠立「大空間經濟」的基礎。有些人如芬克博士及戈林元帥等主張德國應以政治方式統治大陸上的基本生產工具，為整個歐洲控制原料，借款及外匯。尚有其他人士各軍事專家等，則主張解除所有被征服國的武裝。將其淪為保護國。萬一德國戰勝，納粹一定會適合採用這一切的計劃，以完成德人在大陸上經濟的獨霸。

納粹想在歐洲建立的戰後經濟，在其戰時所採各種方法已可窺其梗概，有些德人雖暗示大戰結束之後，在德國管理之下，美國對於大陸上的改造仍可作有利投資，但納粹以英美為此次戰爭禍首，故計劃之實行，首先必將英美財力利益逐出歐洲。納粹攻擊英美的「財閥政治」，排斥過去英美在落

海權國特別是在巴爾幹的財政控制，反對金本位的經濟。非謂未來的歐洲經濟不根據以黃金支持的通貨而以勞工的生產力為根據。歐洲的生產將加以改組，期能提高歐洲人民的生產標準并保證他們「將來不至受歐洲以外諸國的封鎖」。這種生產的改組須作長久之計。因為德國的市場在相當時期內乃是歐洲各國貨物一個主要的出路。

在華爾街組後的歐洲經濟之內，最善利用現代工業技術的德國必為大陸上的首要工業國。被征服國的工業，皆容其存在。與德國現有工業有競爭關係的工業則加以緊縮或取締。這些工業由德國財政加以統制，其中包含受德國空軍的同業同盟或其他方法使其漸次歸入德國經濟的系統。

除了這些為普魯士的經濟利益必須繼續支持的工業之外，德國以勸告或威迫被征服國專門從事農業。納粹希特勒新式耕種方法乃德國機器增加農業的生產，以減少歐洲依賴海外供給食糧的程度，使德國這些大工業國可以在本洲上獲得食糧及原料，無須仰賴帝國市場的供給。被征服的國家無論是東歐或巴爾幹各工業國或工業很發達的法比荷諸國必至日益依賴農業，由納粹當局規定它們賣給德國農產品的價格，不再在英國和海外覓取市場。德國則享有壟斷被征服國市場之權，被征服國不再購買歐洲以外諸國的貨物，專買德國的製品，價格也是由納粹當局規定。更有進者，這些被征服國家的工業，如被德國之編成或為德國工業的附庸，則諸國無不被德國解除武裝，蓋製造武器，非有現代的工廠一可。

大工業德國將來之僅利用緊縮大陸上的食糧及原料，且將利用大陸上的人力，往日受僱於被征服國工業的技術工人，現在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回到他們不適合的農業，任其餓斃，就是進德國工廠作工，接受納粹所規定的工資。將來定有許多人陷於進退維谷之境，只好到德國作工，德國因是緣

得將自己的人力抽調至軍隊服役。德國很早就從意大利及東歐移入數千農業勞動者替德國耕種土地。據柏林方面的統計，德國工業、鑛業及農業現在僱用俘虜及外國工人約有二百萬人之多。波蘭捷克的俘虜及勞工多受僱於農業方面，荷法英挪比諸國輪胎碾磨房多派至工業及鑛業方面工作，將來戰爭結束，俘虜歸返本國，某些工業須加取締，失業人數必大量增加，有促成革命的可能，戰勝的德國為減少俘虜後所引起的惡果，必繼續和推廣這種辦法，在此種體制之下，工業及農業方面的工作仍繼續由被征服人民負責，而「優秀民族」的德人則致力於大陸帝國的經營及行政工作。但有若干納粹發言人會警告德人勿陷於「美國過去的錯誤」，依靠他國來替自己工作而自己則坐收他人勞力之利，他們勸告德人繼續工作以維持辛苦得來的統治權。

納粹所擬的戰後計劃，關於各大陸單位之間的經濟關係雖尚無明確的規定，但納粹發言人已表示納粹有意維持及發展往日與那些供給德國食糧及原料的國家之貿易關係，特別想維持與亞洲及拉丁美洲的貿易關係。納粹認為拉丁美洲諸國不備準備而日切盼與大歐洲經濟體系通商。因為歐洲可以替它們的基本產品講一出路。納粹反對以黃金為國際的匯兌。準備推廣貿易信用條約及清償合同的辦法。依此方式，德國與他國的一切商業來往只交換貨物不交換貨幣。據德人的看法，這種制度，實行打破「若干國家如英美等國的經濟壟斷」。非德籍的經濟學家雖承認納粹的辦法可以促進落後國家的工業發展，但又指出開發所需資本實際上是由落後國家自己供給并非由德國供給。但是就落後國家的立場來講，與德國貿易，只要不含有政治統治的危險，對它們也未始沒有好處。德國以基本物品及一切裝備供給這些落後國家，以定期清償方式貸款給它們，將來即以此種裝備所生產的物品償還借款。至於在英美的財政貸款制度之下，債務國當時無法償付借款或收買所投資的企業，其結果，他們的資源永遠為

各大財政國的商人所佔據。但是德國一旦獲得其所缺乏的黃金資源，也許就不再小視黃金，準備以黃金爲國際貿易媒介了。

在討論某些戰後問題的時候，納粹發言人表示一旦和平確立，德國願與美國共分落後地區的貿易。納粹雖是這樣說，但到戰後它比美國多了兩種好處：第一德國已經組織了一個統制的大綱，這將德國所統制的歐洲成爲一個堅固的單純經濟區，不像美國的經濟系統分子復什，利益衝突；第二德國在被征服國家取得廉價的勞動力和原料。這樣一來，納粹所供給的製造品，價格必遠較美貨低廉，美國若不能採取一種類似德國所行的極權經濟形式，美國製造商不能減少價格和工資以及與此有關的生活標準，就不能和德國競爭。德國若欲與日爾曼經濟大帝國——以歐洲爲其根據地，以世界爲其勢力範圍——競爭，縱不直接加入戰爭，縱能將西半球置於自己控制之下，仍不免遭遇嚴重的政治問題及經濟問題。

（英美的計劃）英美的計劃是平分世界資源，英美計劃家對於完成他們所擬戰後目的應取的方法，也和德國的計劃案一樣，各人所見不同。但是納粹在表面上都一致主張促進國內的極權經濟制度及國際的極權經濟制度，而英美的計劃家由主張恢復放任的資本主義至主張試行某種方式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皆有。在英鎊各種關於戰時及戰後社會和經濟改革的本質之爭論，即反映這種根本的衝突。比方英國內閣保守黨員所想像的新秩序就不會和勞工部長培文氏及其他工黨代表所想像的一致。美國輿論對於新政的功罪，意見本極分歧，有些領袖們如肯奈第及參議員范登堡等曾提出廢英問題，謂英國已走上社會主義的途徑，另有一部分人則反對援英，謂英國今日的社會仍爲半封建的結構，不合於美國現代民主政治的概念。

本戰後國際秩序之各種計劃中，對於社會方面和經濟方面所持的理論也各不相同。有些英美人士認爲欲維持戰後之和平只有恢復「自由的營業」，解放一九一九年以來國際貿易所受的一切統轄和限制。他們因此或會反對國內和國際的統制。其中有一部分人提出警告謂英美已採用的各種戰時統制的走向法西斯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可能。

另有一些人則主張對生產之各種基本因素以及原料，市場，外匯，及借款等之分配，加強國際的統制，這種統制不應者過去爲某數國的商人，工業家或銀行家所操縱，須由某一包括有工業，勞工，財政及消費者各方面代表的國際機構負責統制。這種國際機構須開發落後地區的資金，人工及經營人才；須根據需要，分配全世界的資源。國際機構擬設立國際銀行，在各地設立分行；擬調整生產及其基本食糧和原料的分配；擬組織移民局，將勞工運送至最需要之新開發地帶以減少失業人數。擬實行國際衛生與社會福利的設施，明能完成營養，工資，住宿教育及娛樂等最低限度的統一標準。此外，并擬成立國際的政治機構，在其內附設一國際經濟機構。最重要的是各各個國家單獨行動放棄若干主權。接受實際的統制和調整辦法。

國際經濟計劃德方案與國內經濟計劃的方案一樣，最要在以民主的方法對混亂經濟狀況作必要的調整，各國之間的自由國際貿易，很多經濟學家認爲已無恢復的可能，各國國內的經濟調整亦爲非納粹經濟學家所不取，認爲太不實際，有損大平時節的目的，今日的經濟改革，須在二者之間覓一綜合的辦法，若不能達此目的，則所謂計劃恐將造成極惡劣的現象，在國內的獨裁上而再加上國際的暴政。今日的撰擇正如在政治方面一樣，并非採取希特勒的「新秩序」抑或恢復第二次大戰前夕經濟財政的混亂狀況，而是考慮應該採取大陸帝國統治的方式，各以極權的方法謀取自己指定的「優秀民族」

之利益，抑或成立一種經濟制度，各國自動接受統制，不為本身着想，而謀取整個國際社會的福利。

新帝國主義

討論戰後經濟秩序的時候，必然會牽涉到目前的戰爭是否為兩種帝國主義形式的鬥爭。如果是的，那末納粹帝國主義與英美帝國主義二者究屬那一方面可取。凡有歷史知識者皆不能否認英美的發展，在好幾個時代與荷、西、法、德、意、俄、日、及斯坎的那經亞諸國一樣會超越自己的國境，視環境的需要，將其旗幟商業，資本，勞工，軍隊及教會侵入他國。帝國主義的涵義，若為某一時期經濟先進國家與經濟落後國家的復計關係，則帝國主義這個名稱，就不能為某些國家所獨占。帝國主義可以有軍事，財政，經濟，或思想等種種的形式。也可以有上述諸形式的總和。英國歐洲及美國為沿海國家，多與海外各地有「帝國主義」的關係，德俄自有史以來，大部為大陸所封鎖，故與歐亞大陸上的人民成立「帝國主義」的關係，實際上，帝國主義無論在那種情況之下，無論由何人執行，久而久之，終不免發生流弊，引起所謂落後民族的憤恨，這些落後民族如東歐、巴爾幹、近東、印度，及拉丁美洲等遂不得不設法擺脫所謂先進國家政治的統治及經濟的剝削，並設法使列強互相排擠，自己則從中取得若干讓步及利益。

英美帝國主義與其他帝國主義一樣，也會造成許多惡劣的結果。但這並不是說，以「優秀民族」理論為根據，歧視歐洲某幾個文化極發達的國家之納粹帝國主義，比英美更少可以責難之處。英美過去的行動雖然時常不根據理論，但至少在原則上承認民族的平等及少數民族的權利。我們也不能因帝國主義有流弊，就以為一舉手之勞或惡一紙文書即可將其廢絕，世界上倘若仍舊有經濟先進國及經濟落後國的分野，則帝國主義的關係，無論形式如何，終歸還會存在。

我們的責任不在非難一切帝國主義，而在以實際的方法，使落後國家迅速開發，期能獲得經濟的安定及政治的自主，納粹帝國主義有剝奪弱小國家工業能力及軍事實力的危險，故不一定能代替英美的帝國主義。另一個替代的辦法就是落後國家與先進國家「彼此合作謀共同的福利」，這裏所謂合作，並非謀取某一國或國內某一經濟集團的利益，而是謀取落後民族的福利。這種合作計劃，不應只限於在落後地區作投機性的投資，當地人民對於這種投資視為財政的束縛，於他們的福利和進步並無真正的貢獻。也許將來會利用過去國聯代管德土殖民地之政治經驗，其中有許多可以作為將來的借鏡。過去有許多人主張落後地區應保存其落後的原狀，以俟供給工業國的製品。一個優良的市場，今後就不應該是這樣，先進國應幫助落後地區振興工業，幫助他們改善營養、衛生、住宿、文化及教育，以提高其生活標準，將來的國際機構對於殖民地及落後區域的行政主權收回，把它當作「文明的信託」一樣付給給一個國際的組織，這個組織，不僅代表宗主國的利益，而且代表沒有殖民地的先進區及殖民地本土人民的利益。

這種合作計劃一旦實行，必須保證於各個落後區相繼開發之時廢除帝國主義。今後不僅應開發落後地區的資源，並應發展其智力，思想，社會責任心以及先進國所具有的信心。落後地區現在很容易受純粹的煽動宣傳對抗民主國家，因為終者在國際事件上每每缺乏民主的精神，故將來必須造成一種有利於民主制度發展之空氣。美國在拉丁美洲開始從事這樣的工作，這可以為美國真正和平目的的試驗，正如印度之成為英國和平目的的試驗一樣，就這樣的意義來說，西方列強之實行「新帝國主義」對於未來的和平一定可以發生決定的作用。

美國在動盪世界中的地位

大西洋上的英德戰爭已到了極尖銳的階段，美國已不容再袖手旁觀，不過問正在建立中的世界新秩序，將來戰爭的結果，無論是德國戰勝抑或德國被英國擊敗，美國都知道一九三九年的現狀已永遠消滅，不能復活，在新的世界裏美國就再沒有孤立的餘地。它現在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接受希特勒的「新秩序」，在西半球建立它自己的大陸帝國，就是建立一個「更新的秩序」，集中全球的力量來對抗納粹主義。

如果欲用「更新的秩序」來激發國內及國外厭戰人民的理想，就不應只限於普通的國際合作或者恢復過去的現狀。必須在戰時以具體的行動證明英美及英屬各自治領，萬一戰勝，必決意實行希特勒目前所許的社會改革及經濟改革諾言，但與希特勒不同者即是維持民主政治的兩個基本要素，尊重國家的完整及政府對人民的責任。將來無論戰爭的結果如何，英國在經濟上，已無力負起戰後改造的責任，故美國的意思，對於新秩序的主張，實具有決定的作用。

以我的新史觀論世界和平

【H. G. 衛爾斯作載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六日美國民族週刊】

世界上充滿着戰爭。據我所知英國每日所化的戰費約六百萬鎊。我們的金融組織，無論有怎樣熱心的人在支持或解釋，經過相當時期總有支持不了或通貨膨脹之一天。說不定總瞬間我們口袋裏的鈔票總會一條東西也買不到。現在全世界的黃金都向美國的庫房集中，美國把世界上所有的黃金吸收盡淨之後，或許會洋洋得意，認為在這一場金本位的賭博中獲得了勝利。但我以為到那時其餘各國也許會發明一種新的制度來作為勞力與貨物的交易媒介。因為我們的手，我們的腦子，我們的資源是仍舊存在的。

土地的生產與物質的交易，如何能使其各得其所，照樣繁榮，當然是很困難而棘手的問題，這也是我們商業專家們必須注意的事情。他們必須籌擬一個新的交易方法，創建一種獨特的新交易制度。但據我所知。現在還無人着手。而且照我們那雍雍穆穆，滿不在乎的英國風氣，似乎對這個問題不屑一顧，忍受着沒有設備所應得的苦難，不僅英國。整個歐洲一步進一步的社會失常，是非常明顯的；我們觀看情形一天不如一天，教育消沉而組織破壞，生活水準低落，自由也一天少一天。於是我們第一問題詢問自己的問題是：現在有沒有和平的可能？現在若能得到和平。是什麼樣子的和平？

「現今仍有許多主張和平解決的議論與文字可以聽到讀到，可是問問那些作家。『和平能允許我們解除武裝嗎？』他們將一致答道：『不行，我們仍須澈澈地澈尾地武裝起來』。這種和平是否至少可以解除目前隨時被人進攻的顧慮呢？不行。現在還辦不到這樣的和平。無論那一種方式的和平，仍是不

安全的和平，仍舊會使我們化費六百萬鎊一天，無補於我們日趨失常的生活狀態，倫敦市空仍要裝着防空汽球，士兵們仍要全付武裝。這種和平不帶形式有所改變，而無實際的。不過把交戰狀態改變爲停戰狀態，第二次歐洲大戰爆發之後，交戰國就發動了一個難於停止的工作。

所以讓我們問一句：這個一發而難於收拾的新奇戰爭，其真相究屬怎樣呢？我們不知道秩序破壞的真相所在，就無法恢復秩序。我們知道嗎？我以爲我們並不知道。

我問：我們鬥爭的具體對象，究竟是什麼東西？你們一再聽人說道：這是一個思想的戰爭。你又聽到所謂極權國家，國家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名詞。而你又聽人解說這些都是一種新興的嚴密國家體制，個人在這種組織嚴密的國家體制之下，絕無地位，僅是附庸，我們就是要從這毒蛇猛獸的極權國家的環境中爭取個人的自由與自尊。

這個說法似是而非，我以爲是不對的。讓我來問一個最簡單的問題：這種國家究竟存在不在呢？世界上有沒有國社主義國家的存在？任何國家有沒有有一種實際的社會組織，確實實合乎上述幾個名詞的？

這些東西倘果存在，倘使世界上果真有這種組織嚴密的新型國家，那末這些國家裏的人民必能各得其所，各有其職，他們知道祇要忠於嚴守，即可獲安全保障；他們知道他們的活動等於鐘錶裏的一變齒輪，他們也明白他們之間相互的關係，同時也明白他們這個新奇的國家對世界其餘各國自有其立於對面而於我們，這種國家並不是無理可講的，他們有獨特的形式，性格，思想，以及更嚴密更安定的秩序。我們可以與之談判，也可以信賴他們。世界上果真有實行這種「主義」的國家嗎？我們的政治家與新聞記者若要去找尋這樣的組織，他們能找得到嗎？我說世界上並沒有極權主義，國家社會主

義的存在，那些作高唱「思想戰爭」，乃是無意識的胡言亂道而已。

漢德孫爵士使德之初滿擬去發現一個可以相交相處的德國，可是他帶回來的報告如何說法呢？僅有一些跟德國要人們的閒談，今天與戈林磋商，明天與戈培爾談話，除閒談外無一物，其故安在哉？因爲並沒有二個國家社會主義的德國可供交往，有之，僅是二般強有力的個人，也就是恣睢放縱，並無任何法律或思想去控制他們的個人。是故今日言國家或一種新政體戰勝了個人而高於一切者，實則是若干個人或二個團體高於一切而打倒了一切的制度。所謂國家主義國家，不過是純粹個人統治的煙幕而已。

實則並不是德國的國家壓迫個人，而是若干恣睢恣睢的個人占有了這國家。不過一般私人在無權無力的羣衆中間，推行他們的狂妄而已。這就是我們處境困難的癥結所在。我們沒有和平的對象，我們不能去跟無秩序去謀和平。我們戰爭的對象是強暴的魔王，是墮落成強盜世界的災禍，然後讓我們再來討論我們作戰的目的是什麼。

誠然，我們與那教育稱樹立社會新秩序的強暴個人作戰，我又問一問。我們自己方面，到底是怎樣一個情形？跟他們完全不同嗎？我們現在冒了萬險，不惜任何犧牲以保衛的所謂西方文化，到底是什麼東西？關於這方面也有與真理全然相反的解釋。天下祇有一個真理，我們豈非有廓清這種謬說的必要嗎？

如果你讀過英國官方所刊布的，名曰「英國立場」的那本小冊，你將知道我們不僅爲了全世界的英國權益奮鬥，同時也爲了基督教奮鬥，似乎我們是在替基督教打一個宗教的戰爭。你看了這個官方文件，你就可以細細體察一下，我們的現政府對於聖中營猶太人的苦難，對於中歐那些淪爲奴隸的人民到底有多麼關心。英國此次作戰的主要目標，果是想把我們的宗教普及于全人類嗎？這個說法，

即便在十九世紀自由英國帝國主義的時代，也無法使人相信的了。

可是我們却在打仗，而且是挑了一種正義感在打仗。那末，究竟爲了什麼，呢？我想多數人一定認爲我們作戰的目的有更大于保衛大英帝國，更大於上述小冊陳腐理由以外的東西，或者大家會一致說出來道：爲了民主主義的文化，我們覺得民主主義文化這一個名詞裏面含有一些切實內容，這裏切實內容能獲得世界輿論的同情。但無論如何。我們既參與這個戰爭，先得弄明白民主主義文化是什麼東西。這東西有明確的定義嗎？若果沒有。爲了要頭腦清醒地參與戰爭，現在先得來弄個明白才行。

民主主義文化有許多不同的解釋；奇怪的是各個解釋似乎都有一點道理。有人說民主主義文化是中世紀基督教思想的擴大，有人說是希臘羅馬文化的自然發展。馬克思主義者則說，我們所住的世界是資本制度的最後一個時期，有人又說英國或歐洲借了地理方面的特別便利以及北方民族的特殊力量，使我們的西方文化做了世界的領導者。我要告訴你們。這些說法都摸着一部份的真理，而不是真理的全體。我們的西方文化是複雜地綜合而成的，在本世紀之初，由於我們的傳統，手腕與技術，法律與霸權，這西洋文化真正地統治了全世界。其植根也遠，其所遇機運也巧，可是沒有保證它永不失墜的因素，現在是不能再統治世界了。

十九世紀的西洋文明，有一個特點，我想特別請讀者注意，就是錢金成了普遍的權威。我想後世的史家若將我們這個時期筆之于書，一定名之曰金本位時代，或投資時代。有錢的朋友們拿出積蓄來投資必有獲得利潤的把握，從東半球到西半球他們祇要有資本，賺錢是不費吹灰之力的，他們祇要有一張護照，一通證明書，就可以相當自由而安全地遊歷世界各地。在這一個時代，且不論社會關係是如何的不公與污穢，如何的充滿著壓榨與剝削，却給一部份幸運的少數人們一種安定而相當有希望的

生活，進步是有的，於是人類前途似乎很可樂觀的樣子。

投資家成爲世界的主人，這豈花一現的金本位時代，我不想去分析那造成它的力量。一番發現新金屬當然與此有很大關係。可是到維多利亞時代，這金本位時期盛極而衰，漸漸趨於日薄西山的境地。怎樣一個情形呢？構成這西洋文化的那些鬆錯複雜的因素經過了某些力量的作用（這些力量容後再談），開始片片瓦解，而到現在還沒有一樣東西，可以恢復或重新凝聚這複雜的機構。若果這說法是對的，那末我們現在的衝突並不是兩種制度不同的國家的衝突，我們面對的事實那是原有世界體系業已破壞，而還沒有一樣東西可以挽救這個崩潰的秩序。

我這裏所說的，乃是極有關係而極基本的東西，我想凡屬心懷善意者必能一致表示同意，可是你們有人說我的意不盡屬實，有人說我完全錯誤，有人說我不明白你們所以不表同意的理由，我要那些熱誠找尋和平的人們，把我觸及的真相，作爲他們擬具計劃時考慮的基礎，簡直心有餘而力不足。我盡力把這真相擺到他們面前去，或大聲疾呼，或微言婉譏，我們一笑置之；我或出之以不遜的態度，他們則悻悻而去，我無法使他們以此看作世界問題的根本事實，他們腦子裏充滿着舊式的歷史觀，不能接受這新見解，我問，人們爲什麼要用腐臭的史觀來猜解這和平之謎呢？

我認爲，我們現在社會與政治的政策應以下列的根本事實爲基礎：人類之間已發生了一個全盤的生物學的革命。過去半世紀之中，人類生活的環境已完全改觀，數十年來無數的科學發明顯使我們從簡單的需要到可能的豐瞻，從遼遠程不能互相接觸，扭作一團，動盪不能自持。

這個發展，其中一個最明顯的結果就是把人們都成了羈舍，易言之，就是距離的消滅，距離消滅，就是世界上所有的國家覺得幅員大小，不足適應現代的環境。我不妨重言聲明一句，覺得幅員太小

，不足適應現代的環境。可是情形就是這樣的一個情形。同時，他們的力量與生產能力俱大大增進。有人說祇要和平世界，就能普遍繁榮，這說法半世紀來已失去正確性了，人類那非常旺盛的精力，在目前政治，社會，經濟的組織之下，除了殘酷的戰爭以外，就沒有發洩與利用的餘地。

這不僅是那奔放的機械的精力，同時還有像許多無所事事的青年那樣無法休止的人類的精力。這就給那些所謂納粹黨，法西斯黨，共產黨以及一切暴徒以推動的力氣，他們就利用把社會秩序破壞得粉碎，除非我們能找出一個辦法，停止這種變亂與衝突，把人類精力引用到建設工作上去，否則情勢就只有一天更擴一天。我們必須適應這個新環境，或自甘滅亡。

這是現代人類問題的關鍵。我們要明白，今日所謂戰爭，並不是歷史上的所謂戰爭，情形迥乎不同。其摧殘力不勝得大了多少倍，問題是我們若不結束戰爭，戰爭會來結束我們的。

我們的力量是一天大一天，處處被人用之以把地球擊成粉碎。所以目前最迫切的問題，是要快籌一種組織更嚴密的方法不僥倖衛國家而要挽救這世界的狂瀾。同時，在我們沒有被消滅以前，愈快愈妙地，完成一種進步的世界新組織，才是根本的問題。你我以及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應明白這一點。能不能獲得圓滿解決，全看我們的能力。我們要曉得，若想用現有形式去攫取世界和平甚至牽連人類的前途，乃是沒有效果的空想。

我們要達到重新組織世界的目的，使人類在政治，社會，經濟，教育各方面繼續進步，人人有繁榮豐滿的生活。我的意見對嗎？或者你有什麼我所想不到的意見嗎？如果有的，請條條告訴我。關於建立營運的和平與繁榮，還有別的一定行得通的辦法嗎？

讓我再提醒你，建立一個世界全盤的和平，一個共同的經濟體系，其意義如何。我請你不要怕。

革命」這個名詞。不要以為革命一定是流血殺人，把若干漂亮女人送上斷頭台的玩意。我們也可以有不暴動不屠殺的革命。可是我承認，建立世界和平與福利的革命，其意義之重大，一定超過以前人類所有的革命。一定要把現在大家所尊重的一切機構，舊習的推翻。這當然是人類前所絕未經歷的行動。

請你想一想：人類永遠是製造戰爭的動物。我們的政府就起因於一種製造戰爭的機構，現在我們要樹立唯一的一個和平組織，當然須將人類的陣線根本改觀，若不將世界上所有的政府合併起來，若不將現有的政府使之淪為歷史上的陳迹，怎樣能達到目的呢？我的話完全出於至誠，若有人希望世界能獲得永久和平而不準備合併現有的政府，不願意把世界整個的政治與經濟讓一個範圍廣大的世界組織去管理，若非毫無誠意，就是昏腦糊塗，或者兩樣都有些。換句話說，大英帝國與德意志帝國主戰都須結束。我們無法逃避這個事實。

再說得明白一點，我的意思就是說若果我們真正希望世界和平與世界幸福，我們就得做一個世界革命者。在我看來，我們無法逃避這個確性的現實。

因此，我覺得現在的人們，面前有三條途徑可以選擇，相信我的理論。放下決心做一個革命者。這是第一條路。其次，在這人類厄運裏趁火打劫混水摸魚。譬如像買些金條，把它埋藏起來，欺詐取財，或者狐狸虎威去依賴那些政治的匪徒或乾脆的強盜。這是第二條路。第三條路你去加入那未來人類必佔多數的陣容，你畏葸逃避，逆來順受，直到被征服。也就是做一個犧牲者，這是被淹沒種族中永遠佔多數的可憐虫。所以現在有三條路擺在你的面前，或做革命者，或做善徒，或做犧牲品。或奮鬥。或欺詐，或屈服。我想你的良心與自尊心一定會為你抉擇一途的。

永久和平草議

(原載一九四一年六月美國水星月刊名思想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原著)

在考慮可能的和平條約以前，本人先假定德意日戰敗。倘若三國不敗，則所得的和平當然不是我們所期望的和平，我所欲討論的乃是我們所期望的和平。茲先討論一般的原则，然後再討論具體的條款。

英美兩國倘若戰勝。其最關心者必爲避免大戰之再度發生。讓利他與利己主義得以攜手並進，但是這種利己主義應爲開明的利己主義，不是目光短淺的領土的掠奪。我相信凡爾賽失敗的教訓已使他們有所警惕，不至重犯過去的錯誤。

英美希望不犧牲民主政治而獲得世界和平，欲達此目的，首先應利用戰勝國享有的優勢軍力。英美必須締結同盟。共同保衛和平，並於同盟成立之初，或成立若干時日之後，准許某些同它們一樣擁護這種世界政策的國家加入同盟。在經濟方面，應使加盟者與不加盟者截然有別，前者得享特殊的利權，後者須受重大的損失。同盟須維持軍事的優勢，其實現和平的實力不能讓任何力量加以嚴重的威脅。戰後不能再如一九三九年以前英法美之所爲，由讓步而獲得和平至引起未來的戰爭。

第一次大戰告終，美國不參加處理國際的事件，這是很大的錯誤。這一次戰爭結束時美國不應再有此舉，現在美國是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任何重要的國際體系若果沒有美國參加，必無存在的可議，美國若再作第二次的單邊，必至引起第三次的大戰。而美國也難免再被捲入，美國總不能這樣一再再而三的犯同樣錯誤。因此，我假定美國將來一定會參加和平條約並共同來扶持此後世界的和平。

條約在形式上雖然不是一個交戰國家，但很顯然的美國應被參加簽約。

根據我目前所得美國文獻的判斷，我主張除有關英帝國現狀者外，美國應與英國取平行政策。雖然能因成立國際空軍而組織國際政府。在倫有勢力的輿論界對於這個建議的難以實行，都表示贊成。

依我看來，組織消滅戰爭的國際機構，須經過三個階段：第一，決定停戰的實際條約；（二）組織同盟或國聯與英美共同擔負一般的使命；（三）擬定長期政策，將同盟或國聯擴大至於全球，在實行第一及第二階段時須注意第三階段，極力避免增加其實行時的困難。目前人民公意尚無根本聯合各國之意願，所以我覺得首先只須成立同盟，然後慢慢發展至於聯邦組織，似乎較為實際。

實際的和平條約必須顧及復興時期的空軍，爲了安寧起見，必須解除敵國的武裝，僅留少數維持國內治安的軍隊；但絕不應有賠款之類的事情。以前懲罰敵人的方式應予避免，現在敵人不能擁有軍力，但凡不經軍事力量而獲得的經濟繁榮均可令敵人自足安定，而不應加以阻撓。

被德國征服的國家及將來或者被日本征服的國家在某種程度上應准其恢復獨立。對國須賴強國的幫助始能生存，故各強國須賦有某種權力，以保證小國的獨立，條約須規定在短期間內，如遇必要，戰勝國有權派遣軍隊保衛他們所保證的小國的獨立；條約內並須規定此種保證僅限於短期間內。進一步的舉動則屬於第二階段的事，列強並須保證民主政府不爲少數人的暴力的篡奪。

德國究竟保存那些領土，應由全民自由投票決定，凡願意歸德治理者（包括奧大利及薩台區）皆歸德國。土地的劃分不應令人懷有不滿之心。

戰勝國的空軍應當聯合在一起受統一的指揮，戰勝國須禁止戰敗國製造可以用於戰爭的飛機。和平條約僅能結束戰爭，獲取和平，有關復興的種種重要設施皆有持於討論籌議，故條約簽訂時

後，應儘速召開愛好和平國家的大會。

弱國的問題不能單靠「民族自決」的條則來解決，挪威，丹麥，荷蘭，比對峙及巴爾幹諸國除開土耳其——大都是力圖避免捲入戰爭而受德國的侵略，當日的集體安全，若果成爲事實，則今日的戰爭形勢就不會是這樣，目前所帶者乃是一個形式不似國聯那樣的學究氣，而維持共同利益之心則更爲熱切的反侵略同盟。同盟在初時恐不能推及全球，但若果實行須力避外交上的腐敗習氣，其基本則乃待隨時採取一致的軍事行動，凡對某一會員國的侵略即等於對全體會員國的侵略，全體會員國皆須加入抵抗侵略的戰爭，國際間須成立一個永久的機構由同盟選選若干淵博的法律家，負責審查並立刻宣佈某種舉動是否屬於侵略的行爲，侵略行爲一經在某地發生，英美及其盟國在法律上有權派遣軍隊至同盟國之任何地帶，如軍略上有此必要，這是他們的義務，也是他們的權利。

規定「侵略」一詞的定義，本極困難，在事件發生時要替定義作法律上的解釋也不容易，武裝軍隊經過之境當然就是侵略，拒絕同盟的仲裁也可視爲侵略。侵略的定義，在初時應限於此二者，但此後可視情形而加以擴大，凡在邊境上有歧視同盟會員國之舉，官方宣傳有煽動對同盟國家作戰之企圖者，均應包括在侵略範圍之內。但在開端的時候，侵略的定義應當十分嚴格不能包括太廣，至於如何實施於個別的事件，那是屬於司法之事，應由國際法庭負責處理。

我所主張的聯盟在各方面皆與過去的國聯迥異。茲列舉數點如下：（一）在開端時僅包括英美所邀請的若干有誠意維持世界和平的國家；（二）加強軍事行動的一致性，若有一會員國被人攻擊，全體會員國須加入作戰；如不履行此種義務則開除其會員籍，取消各種經濟或其他的特權；（三）同盟須把國家主權，在航空方面，無論民用航空均應歸其統轄；（四）對會員國予以重要的經濟利益。

對非會員國則反是：（五）不應維持過去戰勝國所制定的土地不公平處置，並在准許任何一國加盟之前對領土問題取得協意的解決。

尚有若干困難，須賴英美努力解決，在加盟國全境以內樹立一種自衛的法律制度始能克服，關於這一點，對於英美的本身利益也是很必要的。這首先需要著名的國際法學家規定「侵略」一詞的定義；其次則須設立永久法庭，判斷侵略行動是否發生。此外尚有兩個更困難的問題，英美兩國須準備於任何同盟國被人侵略之時採取干涉的舉動，或由國際空軍投票決定干涉；必須成立一個機構專門考慮或解決任何加盟國的不滿之事。此兩事本與原來的同盟條約無關，但可使條約更能有效地實施，此兩事能否實施須視公意是否感到在國與國之間有成立或實施法律的必要，但這種法律當然是要儘可能減少壓迫成分的。

同盟的成立，須出於全體會員國的自願，各國之贊成成立同盟，強國的英美與其他弱小國家所持觀點當然不同。英美主張成立同盟理由非常簡單，它們最大的目的是在獲得和平，而和平之獲得，須設法使侵略舉動極不利於侵略者，美國自拒絕凡爾賽條約之後即採取相反的政策，英美自日本侵略俄滿至慕尼黑會議這一期間也是走的反動路線，結果遂造成此次的大戰，它們如不改變過去的政策，恐怕又會產生同樣的惡果。

至於弱國之主權成立同盟，顯然是爲了自保，在現在的世界，沒有強國的保護，它們是不能生存的。拉丁美洲，自門羅主義宣佈以來，即承認此說之不謬，但在他處仍有困難。有些小國過於驕傲，不肯承認自己無力自衛；有些不願淪爲英美的保護國；有些不願被捲入與自身無直接關係的紛爭。

關於民族自尊的說法，德人極善於利用，將來戰事結束之後，地球上除了幾個遠角如愛爾蘭之外，我相信很少會保持這樣的觀念。若謂小國加入同盟就會失去它的獨立，其實小國對於同盟的政策一樣的可以發表意見。因此，其所得的主權，至少不會少於其所失的主權。我們應當特別指出同盟是使它們不受強國侵略的唯一保證，會員國且個個能享有經濟的利益。關於此點，容後再加敘述。

最後一個反對同盟的理由，以為列強必將各小國捲入與本身無關的紛爭。這似乎是極難辯駁的說法，過去國聯就因為列強利用這種論點。很感棘手；其實現代的紛爭絕不會是孤立的紛爭。越南就因為德國侵吞波蘭蒙受損害，此類事件，若同盟的組織只有增多而不會減少。各小國似應看清這一點。不過對於各小國仍須加以直接的勸導，予以實質的幫助。加盟國家繳納的貿易關稅應比不加盟國家的貿易關稅低減，給予加盟國所急需的建設借款，我相信這種勸導，在開頭的時候，大多數的小國一定不會拒絕，漸漸地全部都會接受。

處理關稅最善的辦法就是凡由未加盟國家輸入的一切貨物概由同盟征收額外關稅，這個附加的稅款是加盟國家自己應征進口稅以外的附加稅。這對於加盟國家財政上有無實際利益，須視加盟國對其他加盟國關稅的排外性程度如何而定，如排外性不大，同盟國之間能有很多的貿易則獲利甚大，如果同盟國對同盟國征收的是很重的排外稅，那麼對未加盟國所增收的關稅對它們就不能有什麼好處了，第一次大戰以後，美國所採用的關稅保護政策乃經濟國際主義重大的障礙；美國人民對此問題，很應該取一種較為開明的態度。

同盟的憲法應由英美制定，且英美認為能接受同盟原則，有維持世界和平意願的國家皆可加入同盟，享同盟所予的特權，不久之後，同盟也許可以擴展至南北美洲，擴展至復興後的法國，及大多

對的小國。

三

此外就是戰後的敵國的問題了。關於敵國，一切應以它們國內的發展來決定。意大利一國實不足畏懼，意國如果戰敗，人民必激發反對希墨二氏，在極短期間內即可恢復和平守法的民主國民地。他們的轉變若係出於至誠，當然可以准其加入同盟。日本若果戰敗，必至引起內亂；繼續與蘇俄爭奪不可遏之勢，在此種情況之下，日本想繼續維持其獨霸的地位，非極相當時間之後，也難期望。日本能產生有秩序的民主政權，爲了恢復秩序也許有在日本成立保護國的必要。總之日本一旦戰敗，即不能再爲世界和平的威脅。

處理德國倒是一個比較困難的問題，德人的毅力及效率如是大，他們心中若不滿足，世界就不能安定。在另一方面，他們的野心自俾士麥以來，就始終不能與任何國際正義的體系相容。在某一期間內，也計可以解除他們的武裝，但爲謀取永久的和平，遲早總應設法取得他們的合作。也許德國第二次大的戰敗，和健全的的國際機構，可以充成這一任務。民主國如果戰勝，可獲得新的特權，未參加納粹黨的德人也一樣的會被重視。德國在若干時日之後，如果在某數方面能提出忠實保證如接受同盟的憲法，取消本國空軍歸入國際空軍，廢除軍國主義的教育，當然准其加入同盟，德國樹立了新的政權之後，已沒有歧視的必要，也就不所該對之存有歧視的舉動。

同盟與不願加盟或不承認同盟基本條件的國家之間，其關係究竟如何呢？如果同盟能成爲世界政府的核心，則對此問題的處理當然不能過於寬大。

我以爲在戰爭結束之時，或戰爭結束若干年後，同盟必擁有極大的軍力，此時應有一種政策，於

維持優勢軍力之餘，將同盟的基礎漸漸由軍事的緊壓轉變為民主式的協議。加盟諸國，有獲得低額關稅及信用借款種種特權，但同盟國境內不准輸出製造軍火的原料，這樣的限制很足阻擋任何對抗同盟的敵視企圖，同盟國所享受的繁榮與安全遲早總會在頑強諸國中發生宣傳的作用。但是凡有備謀擴增軍力如往日德國之所爲者，則爲全世界的安全起見，應予以嚴厲的處置，世界政府一旦實現，應如美國之宣佈門羅主義一樣，宣佈及實行國際法的新原則。

我國人主張（不知英國政府是否贊成）英帝國這個單位，須溶化在同盟之中。這有幾種好處，印度目前要求完全獨立，認爲放棄自治的地位仍不當之舉。但是就此次戰爭的形勢看來，完全的獨立恐怕很成問題，戰爭將使印度成爲侵略國的逐鹿場所。印度倘能獲得自治的地位，成爲自願與同盟合作之自治國，則其國人，必不至如反對加入英帝國集團一樣，拒絕加入同盟愛爾蘭也會是這樣，它過去不反對國聯，現在也不會反對同盟，但是絕不願與英國有任何方式的聯合，尙待同盟解決的另一問題，就是對於無力自治的殖民地，特別是歐洲列強在非洲的殖民地之處理。所有這些地方應由同盟集體管理而不由某一強國代管。這樣一來，可以祛除各國的帝國主義野心，可以解決法意意非非洲的土地問題，可以不再再有領土的貪慾，像英國過去一樣，致受人家的責難。

同盟的憲法很不易制定，究竟是一國代表權相等呢，抑或代表權以人口爲根據呢？如依前者，則丹麥挪威等小國的代表權過大；如依後者，則印度與中國佔着優勢，英美對此，無論其爲是爲非，恐皆不能容忍。就實際的情形而論，至少在開頭的時候，每一國應享有同等的代表權。無論憲法字面上如何，真正的權力應歸英美，因爲他們有金錢和軍力。若不是承認這一事實，任何計劃皆無實現的機會。因此，在開頭時最好少涉及正式的憲法，只賦予同盟復持和平的各種權力。同盟只有在侵略發

生時，實施各國所永遠信賴的執行權，向侵略國宣佈具體的戰爭。至同盟今後其他應有的任務須視情勢的需要而定。

過去將國聯盟約與凡爾賽條約混在一起，這是很大的錯誤，這使國聯也幫著壓抑戰敗國家，現在應該有兩種條約，一為戰勝國與戰敗國之間的條約，一為建立新同盟的條約。後一條約，須力求簡便，讓戰爭的情緒消盡之後，再予發展。

實際上論所述，就實際情形及力量的可能範圍擬具兩種條約的綱領如左：

和平條約

- (一) 解除德意日三國武裝，僅留少數軍隊維持各該國內的秩序。
- (二) 恢復一九三八年被德國征服諸國的獨立，以全民投票決定奧大利應否獨立國抑仍併入德意志。蘇台區亦舉行全民投票決定歸入德國抑或捷克，凡表示異議之少數民族。則設法為之籌

(三) 意大利須割讓非洲的屬地，由英美及其盟國決定處理

(四) 日本退出中國，將所佔土地包括東北四省全部歸還中國

(五) 但澤歸德；波蘭走廊由同盟國共管，並施警衛之職、

(六) 條約成立後，兩年之內，同盟國有權在戰爭期間派遣軍隊至德意日所佔領之任何地點、

(七) 根據條約而委派之監察員有權判斷「解除武裝」條款是否完全履行

(關於法國及其殖民地目前尚不能有何規定)

本約由全體交戰國簽字。

組織同盟條約

按照本約之規定，凡英美認爲宜於邀請參加的國家，均可加入同盟。

(一) 對於戰爭，同盟應一致行動，彷彿一國。凡對任何加盟國有侵略之行爲者，即無異對全體會員國的侵略，全體會員國有聯合抵抗侵略之權利和義務。

(二) 同盟國內兩會員國間之一切糾紛，須用仲裁方式解決之，發生糾紛之一方。如拒絕仲裁解決，即等於對全體加盟國宣戰。如雙方皆拒絕仲裁調停，則各取消其各會員國資格。

(三) 由加盟國選派代表。組織一永久之機構，在發生侵略時，經多數通過，宣佈侵略行爲之存在，並仲裁同盟國間之糾紛。

(四) 同盟應有共同的空軍。任何會員國不得自行置備空軍，本條對於民用航空同樣適用之。

(五) 同盟此後經多數之同意，得隨時邀請新國加盟，期能推廣及於全球，至於過去之敵國，數會員國認其已將擁護同盟國條約之時，亦可准其加盟。

(六) 英帝國各自治領及印度，在同盟中具有獨立國家之資格。

(七) 凡目前尚無力自治之殖民地，應由同盟共同管理之，不再屬於其原屬之宗主國。

上述的同盟組織，起初僅爲國際政府的雛形。至其餘必需的步驟，最好隨實際的需要，讓它逐步去發展，在開頭的時候，只包括幾個意見一致的國家，斯坎的那維亞諸國、荷蘭、比利時、瑞士，及復興後捷克都是不成問題的，巴爾幹諸國。因爲互有領土的要求比較的難，在他們的敵對行爲未得相當解決以前，很難相信它們彼此之間或與同盟能轉合作，南美諸國有若干國家縱無獨裁之名，却有獨裁之實，這類國家必須恢復民主政治後始能加入同盟。

對於加盟與不加盟的孰利孰害，應有截然的區別，未加盟國家願意加盟的期望，應利用爲促進民主政治的手段。但不能過於隨便准許新國加盟。加盟效忠於同盟並有若干共同的基本信條，這對於同盟的鞏固傳統及光明正大的習慣，是極關重要的，具備了這些條件，由於同盟的威信，就可以獲得其他的成就。

英國勝利後如何重建新世界

【本文爲英國名政論家拉斯基氏的演講稿，發表於一九四一年三月美國民族週刊發行的「戰後新世界畫測」專號。】

欲救歐洲必須若打倒墨索里尼與希特勒。說此次戰爭完全因他們兩人而起。那就沒有瞭解此次戰爭的性質。此次戰爭是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啟幕的那齣老戲的重演，一半是舊帝國與新帝國奪取世界霸權的鬥爭，若從這個方面去下定義，或者可以說是帝國主義的戰爭，但它並不僅是爲國主義的戰爭。它同時也是資本主義文明破產的宣告。它證明以獲取利紀潤爲動機的行爲，不能再發生公正和平的社會。它證明有一種特殊力量阻礙我們不能接近科學所造成福利，民主與自由經過了四個世界的堅苦奮鬥，方始獲得普遍的崇拜，若不剷除這種特殊力量，民主與自由的機構將完全崩潰。

任何人若果考察一下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目的或過去行動，他就會得到一個結論，覺得凡是對抗他們兩人的國家，比較地是站在民主與自由的立場，我們的生活方式或有可以譽讚的醜惡或不公平的地方，但醜惡不公平的事情，莫過於獨裁制度所賴以建立的那些基本原則。因此我覺得一定有很多人認爲打倒獨裁者，我們的功業已經完滿。但我要鄭重的聲明打倒獨裁者倘沒有根本剷除引起此次戰事所有原因，若不解決種種原因，我們今日所奮鬥以求解決的糾紛，仍舊會產生的。軍事勝利尙不能使我們滿意，莫下永久和平基礎的勝利，才是真正勝利。這種勝利，需要我們重行建設新的社會秩序。

義大利或德國的法西斯主義，根本都是擁有特權的不法之徒爲了保衛他們自己的利益，而抹殺大衆合理的要求。當經濟制度引起生產與生產者間發生矛盾不調合的時候，大衆的要求也就起來了。一

個社會到了這個地步，就不能以資本主義的原則去滿足羣衆的期望。羣衆於是欲運用政治力量以重建經濟體系。他們的要求對於特權者也就成了種威脅，這些眼看要失去利益的特權者就去請求那些目無法紀者的保護，以對抗這種威脅，目無法紀者因此掌握了國家的政權，但他們對於財產制度既不能作全盤的改組，就同樣地不能滿足羣衆的期望，於是就不得不採取獨裁制，以抑壓人民怒尤，不能不對外作軍事的冒險，對外侵略往往是獨裁者解決內部糾紛的手段。

我們的執政者應當及時瞭解一個中心問題，我們這個時代，其演變將產生一種決定性的結果。重要一如古時羅馬崩潰或歷史上中產階級勃興的那個時期，我們現在應當爲了全人類的幸福，計劃一個經濟社會的基礎，否則將產生一個黑暗時代處處讓目無法紀者來統制我們。一種制度，如果使科學進步不能爲人類所享受，大多數民衆陷於貧窮與愚昧，在上者以防礙人類尊嚴的手段保持他們的特權，這種制度早爲人們所厭惡，誰都不願它續下去，就決不能獲得人們的擁護。我們的問題是能不能利用戰爭這個難得的機會，奠定一個新社會秩序的基礎。

僅是軍事勝利就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我以爲現在這個時機有兩個極大的便利：第一，它提供我們一個公正社會的展望，這個展望，其中包含着希冀與鼓勵，這就產生一種堅固的力量，而大有助於目下的奮鬥。第二，使英國能在歐洲人民，尤其是被征服民族之前，提出一個新的公平社會秩序，這當然決不是希特勒或墨索里尼所能辦爭的。於是大家覺悟祇有英國勝利，前途才有希望，心向英國，當英國實行反攻的時候，必願爲前驅。這就是說，我們的任務是替歐洲革命做一個準備工作，而後打倒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創造自由的新時代。

獨裁的者希望一定是建立在恐怖與勝利之上的。祇有繼續勝利才能維持恐怖的威力，但這又摧殘

了壓迫人民的希望，我以爲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去破壞獨裁者的勝利，一用事實去證明獨裁者是可以被人打倒的，二是在軍事的後面，輔以崇高的思想，使受壓迫而順於獨裁者的人們，轉而效忠於我們。易言之，我們精神方面的改變與軍事政策同時並進。我主張先要摧殘獨裁者所把持的被征服民族對他們的精神信仰，讓他們覺得我們勝利後，他們將從不良的生活立刻轉換一種新的生活，我作此主張有兩個理由，第一，我們希望戰勝，就不得不如此。第二，若欲把獲得的勝利作積極利用，也莫善於此。

當我們打敗敵人之後，就必須須到他們的合作，以完成我們的共同事業。結束戰爭而無穩定國際關係的心理基礎，就等於白打。我們的工作，是於各種黨派之間找到共同立場和衷而得同意，而實現我們的社會改革，第一要調整生產與機器所有者之間的關係。如果這一點做不到，戰後的復興問題將使我們加倍困難，且因戰爭的消耗太大，大大減少我們解決這個問題的能力，於是將愈棘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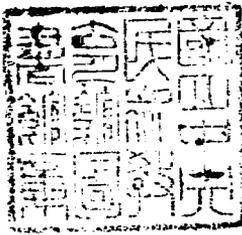
不僅此也。我們業以公正的社會秩序引起大家的期望。許多人民，尤其是貧苦階層，受了很大犧牲。我們贊美民衆忍受苦難的英勇精神而且答應他們戰後予以償報；至少我們得履行這些諾言。

然而戰時的世界無窮，當然不能希望任何一國的政府，除了定下接近解決的一般原則外，完成更多的任務。戰爭結果，自然希望和平而永遠維持。永久和平的國際秩序就不允許任何國家要求掌握特權，各國應當同意：凡是有關大家的問題，讓大家共同來決定。我認爲國際新秩序應有一個最高的行政機構。軍備，尤其是空軍讓它受統制，除各國稅通貨移民、勞工待遇標準，分配原料等問題，亦不縱讓任何國家獨霸。英國應當準備把這種原則加入到來和平協定之中去。將來的和平協定戰勝國與戰敗國之間應當各基平等地位作自由的商討，切不可讓賠款割地等條款使戰敗國爲難。最要緊的須

使各國開瞭不論其體制如何，基本的組織法不能違反自由原則。我希望英國能儘量供獻他的資源，重新建設殘破的歐洲，我願意英國領袖根據人權的原則，把那些尚未設立自治政府的殖民地，由國際共管。

我建議我們重建歐洲新秩序，應當認識五個原則，一，凡是與國民生活直接有關的事業，應祛除牟利的動機，重行改革既有制度。這裏面包括公用事業，煤及電力，交通與土地所有權等。二，我們必須大大改革我們的教育制度，剷除目下各學校的階級分別，使人人有自由受中等教育的機會，而且增加國民受大學水準的訓練機會。三，我們必須大大發展公共衛生的制度，尤其要注意營養問題。四，我們於戰後必須為大眾解決住的問題，不能讓地主房東的操縱與居奇。五，戰後的新經濟計劃必須保證不能再有大片人民失業的現象。

我的辦法完全是循和平途徑調整生產與生產者的關係。不必剝奪私有權利也無須沒收財產。我的基礎漸次革新。必可避免改革過程中的衝突。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初版

國際時事叢刊
第一輯第五種
建設戰後新世界一冊

每部戰時售價國幣一元七角

編譯者 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

發行人 華 問 渠

印刷所 文 通 書 局
貴陽西郊聯家山七號

發行所 文 通 書 局
貴陽中華北路五七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係在貴陽印刷一切材料均由省外運來既需運費甚鉅而貴陽生活又復高漲成本因以特加現
售價自包括運送各費在內本埠售價概不加成外埠函購照郵局所需寄費實數增收

貴州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圖字第〇七五號



(B0018)

1.70